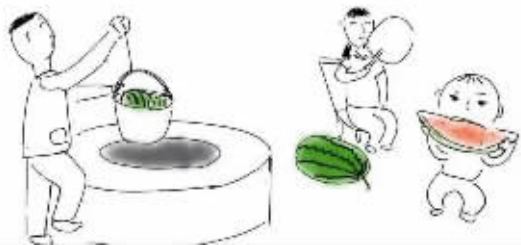


百夏天一家人
坐在坪里歇
凉吃着在井
水里浸泡过
的西瓜凉
沁沁的……



翻修老宅，取名「敏庐」

外公并非袁家岭当地的老住户。听家里长辈讲，外公的家以前在城南天心阁附近的里仁坡，那是一座砖木结构两层楼前后有花园的大宅子，占地面积一万多平方米。围墙外侧的墙脚嵌砌一块“申连喜堂界”的石碑，南门口还有四间门面。1938年日军进犯长沙，公馆被毁于文夕大火，随后外婆因病死于战火中，当时我的小姨出生仅42天。不久，我的大姨又死于逃难途中，据说因为喝了日军投放了细菌的生水而中毒身亡，全家人都逃到衡阳的乡下避难。

而此时，外公正在河南与日军作战。

几年后，外公驻军贵州毕节，才派人将部分家人从乡下接到贵州。后来在重庆任职，又将家人陆续接往重庆，一家人终于团圆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外公在公馆的原址上重建房屋。新宅共有一间厅堂五间正房三间杂屋，前后都有个小花园，园子里砌了一座鱼池和假山，还种植了一些花草。后院有一口水井，院子的空地上辟出几块菜土。

新宅子名叫“敏庐”，因外公的夫人名觉敏，是浙江绍兴人，系外公的继室。为了区别于亲生外婆，加上觉敏夫人耳背，我们小孩子便称她为聋子外婆。重建后的敏庐别墅规模虽不如从前的大宅，一家人居住也还算舒适。

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后，外公和其他一些起义将领在武汉的中南军政大学集中学习，大舅在部队里，家里就由我母亲当家，二舅和三舅负责挑水扫地，母亲和小姨负责做饭洗衣，母亲隔段时间就去门面上收点租金作全家的生活费。

1958年，位于城南的正圆动力配件厂扩建，政府将周围几十户人家搬迁。外公早已经将南门口的门面捐献给国家。敏庐别墅被征用后，政府便安排外公搬到袁家岭，此时外公的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或参加工作，袁家岭的小院就他们两位老人居住。几年后，政府又安排一户人家住进来。

老长沙的中心点

老长沙城有很多叫做岭的地名，其中位于五一大道和韶山路交界处的袁家岭，以前又叫做中心点。中心是好几路公交车的始发站和终点站，同时也是老长沙城东边的交通枢纽，因此人流密集，商业繁华。

袁家岭东边是火车站，南边是窑岭，西边是省政府，北边是省委、军区、公安厅、省文联，西北角是煤炭厅大厦，西南角是制帽厂，东南角是新华书店、第六中学、勘察设计院，东北角就是公交车总站和韶山路百货商场，商场简称韶百。韶百的南面是友谊华侨商店，简称友华。

老友谊华侨商店原先在中山路红色剧院旁边，后来搬迁至袁家岭，此时韶百改名叫做阿波罗。不久后，阿波罗与友华合并成立友华阿波罗商场。这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事了。

忆袁家岭旧日时光

最爱外公的牛皮沙发

公交总站后面是一大片属于郊区农业社的菜地，菜地里有几个臭水凼，凼里淤积的肥水是用来浇灌菜土的，水面上时常覆盖着一层绿色的浮漂。凼里滋生很多细微的虫子，附近的小孩子经常趴在旁边，用铁丝和纱布制作的网兜捞捕里面的沙虫子和红虫子。这些小虫子是喂养金鱼的上好饲料。

穿过菜园旁边的一条简易路，最东头的土坡上有一栋红砖青瓦的小院落，这就是我外公的家。这所小院坐北朝南，共有一间堂屋四间正房和三间杂屋，均为砖木结构，青灰毛瓦，白灰粉壁。

外公的房间陈设简单，朴素整洁。地面是木制地板，朝南面的窗台下摆放一张书桌，书桌又叫做写字台，一张挂着蚊帐的双人床，几张老式高靠背椅，一张高脚茶几，茶几前面有一个痰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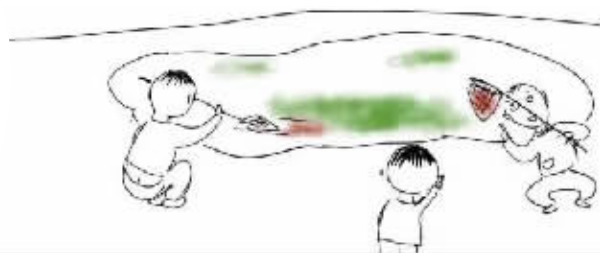
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张又大又重棕黄色的牛皮沙发，好像是外国制造的，趁大人们不在的时候，我就会把牛皮沙发当蹦床在上面跳跃一番。外公房间的门外有十几根材质不同的手杖，我经常拿它们来当刀枪剑戟挥舞玩耍。

堂屋后面也有一个窄狭的天井，三间小杂屋一字排开，其中两间是厨房，一间是洗澡间。天井的东西两头各有一扇小门，出东侧门是一条泥巴路巷子，那一片是第六中学的教师宿舍和一些菜农户的房子；西侧门外面则有几畦大小不一的菜土和一口古老的水井，四周有几株杂树和一蓬灌木杂草，我们男孩子经常翻开土坡面上的杂草和苔藓，捉泥巴洞子里的蝓蚰。

那些躲藏在炉膛里和煤堆里的灶蝓蚰、土狗子不会打架，没有什么作用。品质好的斗蝓蚰喜欢躲藏在土坡洞里或臭水沟里。天气好和运气好的时候，会捉到斗蝓蚰，一只会打架的斗蝓蚰能卖一两角钱，打架最凶猛的斗蝓蚰能卖到五角钱一只。

土坡上有一种枝叶茂盛流淌着白色稠液的灌木，俗称牛奶树，牛奶树上有很多金龟子，我们把金龟子叫做哼哼，经常捉来玩。长沙有首形容婚姻般配的民谣：龙配龙，凤配凤，牛屎蚊子配哼哼。

红红的小虫子，金鱼最爱吃了



▲上世纪80年代的袁家岭。

第一次见马路上走拖拉机

外公是省政府参事室的参事，老长沙人称他们为“参事老倌”或“民主人士”，老人家每天有看报纸的习惯，家里订了《参考消息》，逢年过节时，母亲舅舅姨妈都会回家看望外公外婆，一大家子人分成两桌吃团圆饭，非常热闹。

夏天，大家坐在坪里歇凉，吃着用井水浸泡过的西瓜，凉沁沁的。有时候大人们自己做食品，比如油炸年糕、油炸馓子，还有舅舅们用糖精、色素、小苏打调制的汽水。

舅舅家里养了金鱼，我每次去袁家岭，表哥黑皮就带我去臭水凼里捞虫子。我们还去池塘和水沟里捉蝌蚪，拿回家养在瓶子里，等到蝌蚪长出尾巴和脚，又把它们放回池塘。

有一次，黑皮带我上街捡冰棒棍子和烟盒子，我们沿着八一路一直往东走，边走边玩，不知不觉竟然过了五里牌走到了东屯渡。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马路上走拖拉机，路边好多牛，还有地上一堆堆的稻草和牛屎粑粑。我兴奋极了，以后逢人就说我去过乡里，乡里好玩得很。

我当年所指的乡里，其实就是现在的马王堆大市场和万家丽广场一带，早已经变成了闹市区。

八十年代初，外公的院子、周围的菜园和菜农户被征收拆迁。此时外公已经去世，外婆和舅舅分别搬迁至曙光路的人民新村和车站路的朝阳新村。没多久，原址上新建一幢友谊华侨商厦，与此同时，韶百商场也向南面拓展并改名阿波罗商场，再后来韶百与友华合并，成立友华阿波罗商业集团。

■文/图 故事长沙微信公众号



声明：仅授权三湘都市报转载，其它平台未经作者授权不得转载。



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看E报。